

俄羅斯藝術家回憶錄

馬蒙托夫著

豐一吟譯

萬葉書局刊

03206

186-5
7145

186268

俄羅斯藝術家回憶錄

馬蒙托夫著

豐一吟譯

上海萬葉書店印行

В. С. Мамонтов, Вспоминаемые о русских художника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Художеств СССР.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1-3,000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五日印刷・一九五二年十月廿五日初版

俄羅斯藝術家回憶錄

原	著	者	馬	蒙	托	夫
譯	述	者	豐	一		吟
出	版	者	萬	葉	書	店
發	行	所	萬	葉	書	店

上海南昌路四三弄七六號 電話八四九七九

電報掛號 三〇〇五〇

序言

馬蒙托夫(B. C. Мамонтов)這本書包含着十九世紀下半期俄羅斯藝術史的富有趣味的材料。

作者的父親——薩·伊·馬蒙托夫(C. И. Мамонтов)高爾基曾稱他爲「可妒羨的天才人物」——是一位偉大的藝術保護者，同時又是歌手、導演、音樂家、戲劇作家和雕刻家。他自從一八七零年三月二十二日遷居到阿勃拉姆則伏(Абрамцево)以後，吸引了許多優秀的俄羅斯民族現實主義藝術工作者來到這地方。阿勃拉姆則伏就變成了俄羅斯藝術文化的特殊的中心地。

娜·華·波列諾娃(H. B. Поленова)關於阿勃拉姆則伏曾經有這樣的記述：「這一個從外表看來一點也不特異的小地方，被註定作了俄羅斯文化發展史中的趣味生活的目擊者，也作了俄羅斯藝術中向民族精神的復興全面推動的搖籃」。

薩·伊·馬蒙托夫與波列諾夫(B. И. Поленов)「安托科爾斯基(M. M. Антокольский)」

2A13464

列賓(M. E. Певн)的交誼很深。他們那時都是年輕人，誕生在四十年代，到了七十年代就開始出現於展覽會中。列賓在那時剛剛以他的繪畫伏爾加河上的緯夫(Бурлаки на Волге 1870—1873)而聞名於世。

馬蒙托夫把這三位藝術家邀請到阿勃拉姆則伏來，甚至為他們建造工作室。和這光輝的三位一體聯合在一起的，有維·米·伐斯涅左夫(B. M. Васнецов)、阿·米·伐斯涅左夫(A. M. Васнецов)、奧斯特羅烏霍夫(M. C. Остроуков)、涅甫列夫(H. B. Неврев)、葉·特·波列諾娃(E. T. Поленова)。

在阿勃拉姆則伏工作的，還有蘇利科夫(B. И. Суриков)、科羅文(K. A. Коровин)、基謝廖夫(A. A. Киселев)、庫茲涅左夫(H. T. Кузнецов)等。

這些藝術家們那時幾乎全都屬於當時最進步的藝術運動的基本集團——即「移動展覽會派」。

和阿勃拉姆則伏有極大的聯繫的，不只是俄羅斯民族繪畫的發展而已。這裏曾經產生出許多俄羅斯的建築、裝飾、雕刻、藝術日常用具、刺繡、陶器等有趣的設計圖樣。

在這裏曾經展開俄羅斯的歌劇，並且由科羅文、波列諾夫、符魯別爾(M. A. Брусилов)

列維丹(И. И. Левитан)初次創製藝術的佈景。

阿勃拉姆則伏在俄羅斯藝術史上的意義，從下列的事實也可以看出：列賓曾經在阿勃拉姆則伏描繪禮拜行列(Крестный ход)，完成了新兵(Новобранцы)，製成了伊凡雷帝及其子伊凡(Иван Грозный и его сын Иван)，查坡洛什人(Запорожцы)兩幅畫的第一次草圖並創作了許多肖像畫。維·米·伐斯涅左夫曾經在這裏繪了三勇士(Три богатыря)，阿廖奴希卡(Аленушка)，騎在灰狼上的伊凡王子(Иван Царевич на сером волке)，謝羅夫(Р. А. Серов)描繪了他的女孩和桃子(Девочка с персиками)。

涅斯捷羅夫(М. В. Нестеров)是在阿勃拉姆則伏開始成為藝術家的。

和阿勃拉姆則伏有顯著的聯繫的，還有戲劇藝術和音樂藝術的兩位巨匠——斯大尼斯拉夫斯基(К. С.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和沙路賓(Ф. И. Шаляпин)——的創作路程的開端。

藝術家涅甫列夫曾經照着馬蒙托娃(Е. П. Мамонтова)而繪製了他的華西利薩·密林齊也娃(Василиса Мелентьева)。

在這裏，列維丹、奧斯特羅烏霍夫和波列諾夫創作過優秀的風景畫。

出現於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間的「馬蒙托夫小組」，在大體上具有民

主主義的觀點，經常熱烈地討論社會生活、藝術、文學、音樂的切迫的問題，閱讀新文學作品，並帶有真實的藝術氣氛，無疑地，這小組對於審美觀點的形成和俄羅斯現實主義藝術的優秀工作者的創作的發展，給以有益的影響。到了後來，那些帶着顯著的頹廢派的現代主義的感情和見解的藝術家們，也都開始羣集於馬蒙托夫的周圍，『馬蒙托夫小組』顯著地反映了這代表時代特性的藝術的危機的痕跡。然而，俄羅斯藝術文化工作者的『馬蒙托夫小組』，在它的發展的優良階段中，無疑地是祖國文化中頗為顯著的進步的潮流。我們不可在作者馬蒙托夫的回憶錄中要求『阿勃拉姆則伏·馬蒙托夫小組』那種複雜的發展的清楚的分析，也不可向他要求他所目擊而描寫下來的事件的詳細的藝術學的分析。作者馬蒙托夫不是歷史家，也不是藝術學家。我們應當感激他，因為他把所有看見和聽見的保留在記憶中，而且記述下來。

然而，俄羅斯藝術和蘇維埃藝術的歷史家，爲了要把這小組的活動作深入的全面的分析，也感激地利用着他的回憶錄。這冊回憶錄之所以寶貴，是因為這是一位和有名的俄羅斯藝術家們十分熟識，常在一起的目擊者的記錄。

作者馬蒙托夫稱符魯別爾爲米霞（Миша），他又是謝羅夫的朋友。俄羅斯藝術的所有

的巨匠，不是他的朋友，便是他的要好的相識者。

在他這冊回憶錄中，我們可以發見許多有趣的、而迄今尚未知道的俄羅斯藝術史方面的知識。關於阿勃拉姆則伏，我們知道得很少。馬蒙托夫的回憶錄中，關於安托科爾斯基的和關於謝羅夫的，都是很有價值的記錄。

雖然這些『肖像』是未完成的，但是它們都很出色，因為都是寫實的。例如關於安托科爾斯基，馬蒙托夫有很有趣的描寫：『他給他所處的團體帶來了豐富的內容。他是一位思想家，在他的一切談吐中，時常有許多獨創的思想，這些思想提出接連不斷的問題來』。安托科爾斯基的精神的容貌，就表出在這幾句話中了。

馬蒙托夫描寫謝羅夫的『肖像』，正當這位藝術家的創作心情最高潮的時候，關於謝羅夫的回憶錄中，敘述着他的傑作——女孩和桃子——的創作過程。

蘇維埃政府時代，在阿勃拉姆則伏創立了一個特殊的禁獵禁樵的紀念館。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阿勃拉姆則伏的紀念館的確曾經關閉過，可是現在它又復興起來，重新開放了。

曾經來訪問和將要來訪問這所紀念館的人，有數十萬之衆。馬蒙托夫這本書，將更深

入地幫助我們瞭解這在俄羅斯藝術史中佔有光輝的一頁的「阿勃拉姆則伏藝術小組」的歷史。「馬蒙托夫藝術小組」的優秀的傳統，也發展於蘇維埃時代。霍齊科夫（Хотинков）地方現在有一所木工藝術和木刻的學校，這所學校馳譽於我國和外國，已有數十年之久。

蘇維埃的藝術家們組成了一個新阿勃拉姆則伏村，他們在那裏住居和工作，已有十五年了。其中有許多人在這裏創作了優秀的作品。

在新阿勃拉姆則伏的蘇維埃藝術家們，都是他們的偉大的導師們——「阿勃拉姆則伏——馬蒙托夫小組」的會員們——的學生，他們在新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發揚着俄羅斯現實主義的優秀的傳統。

俄羅斯藝術和蘇維埃藝術的未來的歷史家，將來一定會編寫阿勃拉姆則伏的歷史，並且要考查蘇維埃時代的藝術家們所發揚的「馬蒙托夫小組」的這些傳統的發展。

卡次曼（E. Kaufman）。

作者自序

我的年紀越是老起來，我的心中越是強烈地發生這樣的願望：要把關於過去生活中的見聞，尤其是把在這生活中我有緣和我的優秀的同時代人會見時的見聞，傳達給我的下一代。

這願望的結果，便是我的記載童年回憶的斷片的「珍藏冊」。這冊子一年年地充實起來，同時我又這樣想：我所描寫的和我國名人會面的情形，在廣大範圍的讀者也能發生興趣，亦未可知。

若果如此，那麼我的回憶錄的讀者，當是既不熟悉前世紀末葉和「馬蒙托夫藝術小組」在祖國俄羅斯藝術的各種形式和各種表現中擔任重要任務的我的父母親的容貌，又不熟悉這「馬蒙托夫小組」的根據地阿勃拉姆則伏的人。

因此，在本書的末了，附加幾篇同時代人所寫的回憶錄（大都是沒有發表過的），和幾段現今作為書目中的珍品的出版物的摘錄，這在我認為是有益的。

在阿勃拉姆則伏，在父親的莫斯科的住宅裏，度送了我的幸福的、一去不返的童年時期和青年時期，也就在這時期中，我特別有緣會見並認識了許多優秀的人物。現在我就我記憶所及，來敘述這些會面中關於他們的瑣事。

目次

序言	一
作者自序	七
一 屠格涅夫、托爾斯泰	一
二 涅甫列夫、阿斯塔非也夫	四
三 安托科爾斯基	九
四 波列諾夫	三
五 列賓	三
六 伐斯涅左夫	二七
七 蘇利科夫、涅斯捷羅夫、左倫、庫茲涅左夫	三四
八 奧斯特羅烏霍夫	四〇
九 普拉霍夫、謝羅娃	四三

十	謝羅夫．．．．．	四
十一	科羅文．．．．．	六
十二	符魯別爾．．．．．	六

附錄

摘錄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回憶錄．．．．．	八
在莫斯科藝術劇院中市民追悼會上宣讀的薩·伊·馬蒙托夫回憶錄．．．．．	二
薩伐·伊凡諾維奇·馬蒙托夫回憶錄．．．．．	四
藝術家朋友們的一封信．．．．．	一〇
摘錄阿勃拉姆則伏．．．．．	一〇

一 屠格涅夫、托爾斯泰

一八七八年的夏天，在阿勃拉姆則伏（Абрамцево），我們所歡喜的遊戲——戰爭——正玩得最熱烈。我們兄弟兩人，七歲和九歲的男孩子，裝作偵察員，向着塔尼翁地峽潛行，佔領塔尼翁地峽，就是我們這隊伍的任務。我們緊挨着「大」房子的牆壁，偷偷地環繞着通向花園的大涼台走去。忽然，從上面傳來父親的聲音，他清楚地響亮地召喚我們到涼台上去。我們好像突然被冷水澆醒，從夢幻的世界回復到現實的世界，帶着我們所習慣的乖孩子的順從的態度，向通達涼台的十五級的扶梯跑上去。涼台上的茶桌旁邊坐着父親、母親、和一位我們所不認識的、魁梧、威嚴、而有花白鬚鬚的老人；在他的膝上安適地盤坐着我們的兩歲的妹妹維拉（Вера），她坐在這位我們認為可怕的老人的身上，樣子似乎是很安適而自然的。

父親把我們介紹給他的客人，那位客人用愉快的、同他的威嚴不相稱的異常細微的聲音，溫和地向我們說了一些歡迎的話，我們便重新獲得自由，飛奔向自己的戰場上去了。

這便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見到屠格涅夫(M. C. Tyrenov)。

在我的視覺記憶中，永遠地銘刻着他的巨大雄偉的體態，他的明朗仁慈的目光和白色的頭髮。

在那童年時期，我們孩子們還不曾讀過屠格涅夫的作品，因此，在那時我們當然並不重視這一次會面。

一八八六年的冬天，在莫斯科，那時我們已是中學生了。在父親的住宅裏，在他的一

間最廣闊的書房——「大書房」——裏，藝術家波列諾夫(B. T. Polenov)正在描寫他的

巨幅圖畫基督和女犯(Христос и преступница)。當波列諾夫在大書房裏工作的時候，是嚴

禁我們入內的，但當他不在那裏的時候，我們歡喜偷偷地跑到他的圖畫旁邊，欣賞奇妙的風景，憐憫那隻背上馱着龐大的蠢傢伙的小驢子，嘲笑那個嘻皮笑臉的棕色的撒都該人的相貌。

有一次，我們從中學校回家來，得知列夫·尼可拉也維奇·托爾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來到了波列諾夫那兒，而且他們已經在大書房裏談了很久了。我們全速力地奔

入前室，仔細地察看列夫·尼可拉也維奇所脫下來的短大衣，並且爭先把手插入這大衣的右袖裏去，因為他那寫出戰爭與和平來的手，是經常住在這裏面的。戰爭與和平這部書我們已經熟識了，是母親讀給我們聽的，她帶着一種特別的熱愛——說得過分些：帶着戰慄——把這部天才的作品中我們所能理解的各斷片讀給我們聽。所以這一次，我們十分珍視會見托爾斯泰的這個幸運的機會。

大書房裏是不可以走進去的，我們只得在波列諾夫送他走下通大門的扶梯去的時候，偷偷地朝着列夫·尼可拉也維奇細瞧一番。他的姿態從此留在我的記憶中。我永遠不忘記托爾斯泰的樸素的長長的工作衣，他的鬚髯和他聽波列諾夫說話時所表現的那種親切的神情。

我記起了和這兩位與我同時代的偉人的會面，喚醒了我的久已模糊的記憶，在我面前又出現了我在幸福的青年時代有緣會見的許多優秀的人物。例如藝術家中主要的有波列諾夫、伐斯涅左夫（B. M. Васнецов）、列賓（И. Е. Репин）和安德烈耶夫（А. М. Андреев）、較年青的有謝羅夫（B. A. Серов）、符魯別爾（М. А. Врубель）、科羅文（К. А. Коровин）。

音樂家主要的有姆斯基·科薩科夫 (H. A. 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 和拉赫馬尼諾夫 (С. В. Рахманинов)；唱歌家主要的有瑪麗亞·凡·桑特 (Мария Ван-Зант)；安傑洛·馬齊尼 (Андреа Мазини)；夫朗德斯科·塔馬堯 (Франческо Тамаро)；非格涅爾 (Н. И. Фигнер) 和我父親所培養起來的沙路賓 (Ф. И. Шаляпин)；戲劇演員主要的有費多托娃 (Т. Н. Федотова) 和斯大尼斯拉夫斯基 (К. С.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最後一位是我母親的表弟，他少年時的情形，我還很清楚地記得。每當重大的節日，他常常穿着黑呢上衣，束着寬闊的皮帶，和他的哥哥阿列克謝也夫 (В. С. Алексеев) 一同來向我的父母親祝賀。我不能忘記：我們的忠誠的奶媽常常指着這兩個長得高大、端正而美麗的小夥子，教我們作榜樣。

我在這本小冊子裏所描寫的我所遇見的我國的名人的故事，亂雜而粗略，當然不能表出這些人們的全貌。然而我覺得，這些雖然是留在我記憶中的，他們的生活中的瑣屑，但也可能使現代青年們感到興趣。

二 涅甫列夫、阿斯塔非也夫